



《习近平用典》书法

——吾日三省吾身

吾日三省吾身

——习近平《在同中央办公厅各单位班子成员和干部职工代表座谈时的讲话》等文中引用。

原典

出自春秋《论语·学而篇第一》曾子句。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点校

- (1) 曾子：即曾参，孔子弟子。
- (2) 三省：省（音xǐng），检查；察看；反省。三省有几种解释：三是多次检查。其实，古代在有动作性的动词前加上数字，表示动作频率高，不必认定为三次。另有人解释为从三个方面检查；本文中指从三个方面（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反省自己，这一说法是错误的，只不过与语句中的“信、忠、传”巧合而已。杨伯峻先生认为如果这“三”是指以下三方面，依论语的句法应该说“吾日省者三”。
- (3) 忠：尽己之谓忠。此处指对人应当尽心竭力，一心一意。
- (4) 信：诚也。要求人们按照礼的规

定相互守信，以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

(5) 传：传授，这里指老师传授给学生的知识等。

(6) 习：与“学而时习之”的“习”字一样，指反复练习。古汉语“习”字没有现在的“复习”之意。

曾子说：“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的言行，替人家谋划的事不尽心尽力吗？和朋友交往不诚心诚意吗？传授给别人的道理有没有那样去做呢？”

曾子和他的思想

曾子（公元前505年～前435年），名参，字舆。鲁国南武城（现山东嘉祥，一说山东平邑）人，是被灭亡了的郈国贵族的后代。曾参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以孝出名。十六岁拜孔子为师，勤奋好学，颇得孔子真传。一生积极实践和推行以仁孝为核心的儒家主张，传播儒家思想。他的修齐治平的政治观，省身、慎独的修养观，以孝为本的孝道观影响中国两千多年，至今仍具有极其宝贵的社会意义和实用价值。编《论语》，著《大学》、写《孝经》，著《曾子十篇》，后世尊奉为“宗圣”，是配享孔庙的四配之一。

曾子师从孔子，积极推行儒家主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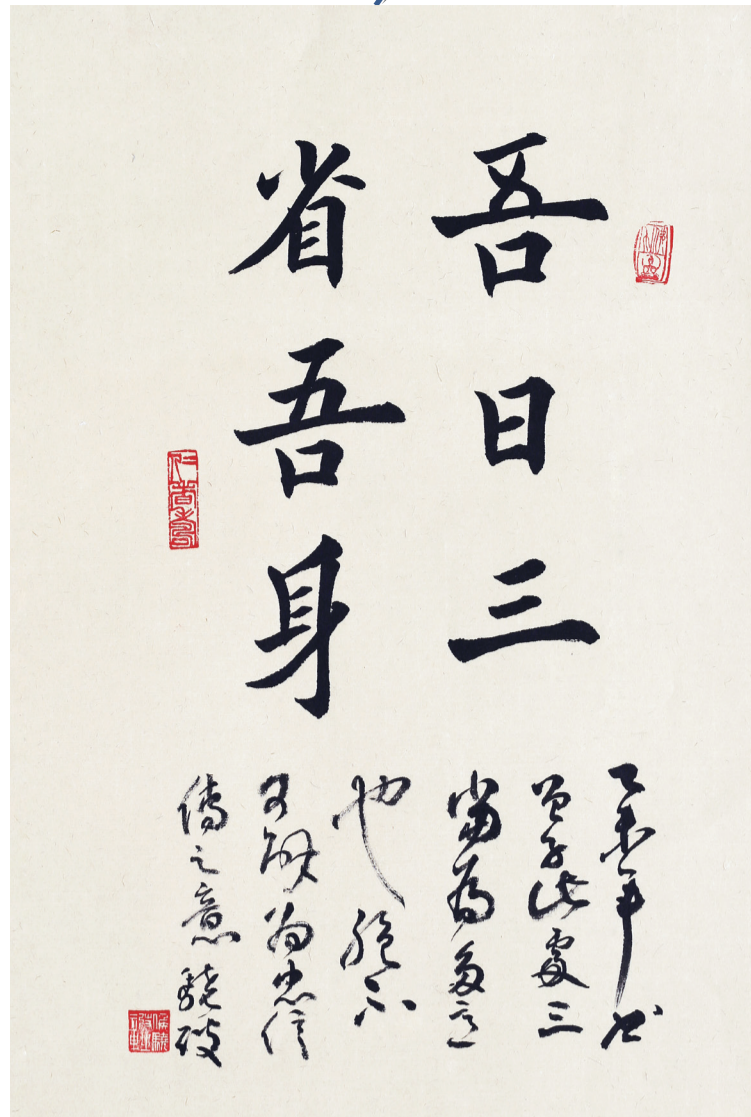
传播儒家思想。孔子的孙子孔伋（字子思）师从曾子，又传授给孟子。因之，曾参上承孔子之道，下启思孟学派，对孔子的儒学学派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和建树。曾参是孔子学说的主要继承人和传播者，在儒家文化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

“修、齐、治、平”是曾子的主要思想。被列为“四书”之首的《大学》，开宗明义提出了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至善”既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也是政治上的最终理想。“诚意、正心、修身”是道德修养，“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实践。通过道德修养实现政治抱负，道德与政治水乳交融，正是儒家思想以至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描述“治国平天下”宏伟蓝图的时候，接着讲得众、慎德、生财、举贤。“得众则得国，失众

则失国”，故“治国平天下”者，应做“民之父母”，以“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孕育着孟子“民本”思想的萌芽。要赢得民心，就必须“慎德”。“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因为“德者本也，财者末也”。

但“生财”也很重要。生财之道能使“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生财的目的在于富民，得民，“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因此又必须反对“聚敛之臣”。“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治国平天下者，不应“以利为利”，而应“以义为利也”。“治国平天下”的要务在于“举贤”。“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要举贤，首先要知贤、好贤、容贤，而后才能用贤。应该做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实能容之”。而不应该“人之有技，冒嫉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实不能容”。绝不能让嫉贤妒能的“小人”担当治国平天下的重任。



吾日三省吾身。楷书 作者 侯晓轶



韩敬伟，笔名老坡。1957年6月生。1982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现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中国画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作品曾获第七届全国美术作品展铜奖；第九届全国美术作品展优秀奖；第十届全国美术作品展铜奖；第二届“中国美术金彩奖”展铜奖；全国第二届中国画展银奖。主持中国山水专业教学建设与改革曾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日出日落》

笔墨价值形成的时代因素

——魏晋南北朝时期对笔墨价值形成的催化作用

文 韩敬伟

论笔墨价值是一很大的论题，本文在有限的篇幅内仅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中国画笔墨价值形成的催化作用。

谈笔墨价值要论笔墨所承载的审美价值。中国画笔墨的审美价值有深厚的文化内涵，是中国人精神的重要维度。其最高旨趣，不在于对客观事物做简单的描摹，也不在于主观性情的抒发，而在于通过笔墨形式表达审美主体契合宇宙生命精神，揭示天地旋律的奥妙，进而不断地成就理想的人格，这是笔墨价值的核心点。

这种价值观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那就是中国的魏晋南北朝。这个时期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它特殊的意义。东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在这个时期已不复存在，适应于社会发展的道家思想得到复苏，儒学也玄学化了，佛家与道家相辅而行，“清淡”之风得到兴盛，是一派十分活跃而宽松的学术气象。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清淡领袖崇尚老庄哲学，提出“贵无”思想。

认为：作为宇宙永恒的本体的“道”，即是“无”。“无”是玄学追求的最高境界，这与老庄思想一脉相承。这浑朴无名的“道”虽非耳目所及，但是人类还是试图用言、象之类工具来表达所体验到的宇宙生命本质和天地旋律秘密的东西。尽管孔子有：“言不尽意”，董仲舒有：“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的体会，但这个无论如何也达不到，体现不了那么透彻的东西，到了魏晋时代便成了清谈主题，“言”、“意”之辩也成了玄学清谈的重要内容。

这种学术局面必然对绘画产生深远的影响，尤其玄学对绘画影响更为直接。中国最初对后世影响最大的画论也产生于这个时代，如晋顾恺之著《画云台山记》、南朝宋宗炳著《画山水序》、南朝宋王微著《叙画》、南朝齐谢赫著《古画品录》等。这些绘画理论基本建立在老、庄、易三玄的基础上，绘画所确立的本质追求与当时文人士大夫崇尚清虚、玄远有直接的联系。也由于文人介入绘画队伍之后，他们把绘画视为形而上的“道”行为，这同以前绘画只是奴隶

们所从事的工作，比方伎、杂役、卜巫还要低下的小技大不一样，绘画开始有了独立意义与价值。绘画作为文人士大夫主体精神的表现形式，作为他们排解胸臆和追求理想人生及对大千世界玄妙本体追求的一种外化形式。在当时，不是被看成一门手艺，也不是那些低微人所从事的工作。绘画如果能彰显自然本体，揭示宇宙变化规律，就像《易》那样，自然成为一项很高的智慧活动，非通达玄理的人是无法从事的，这标志着真正意义的中国画由此而诞生。从此绘画开始分为两个群体：士体与匠体。顾恺之、宗炳、王微、谢赫的审美趋向代表着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思想情怀及理想追求，因而也成为日后文人画的鼻祖之一。

笔墨价值的形成所外化出的艺术形象，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审美表征，是因为笔墨形式所表达的理想内容最能呈现中华民族审美人格和心灵世界，也能揭示中国文化根本点，并以独特的面貌和历史厚度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不可忽略的重要地位，这与魏晋南北朝的时风催化有必然的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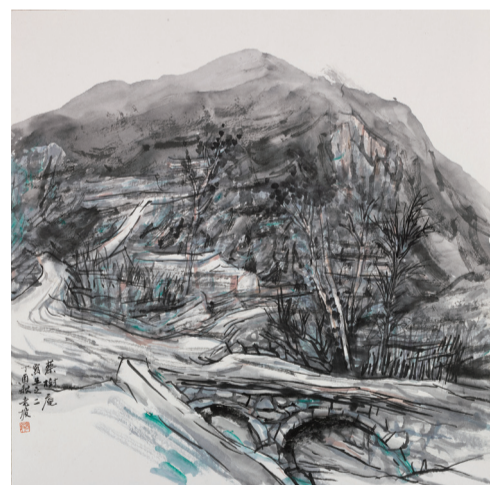
《陇上人家》



《林间老村》



《浮云绕孤村》



《杏树庵写生》



《杏黄村写生之一》



《杏黄村写生之二》